

归化翻译视阈下论葛浩德对徐訏小说的英文翻译*

兰 兴

[摘 要] 从归化翻译视阈讨论美国学者葛浩德对徐訏小说的英文翻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徐訏的数部作品在20世纪60—70年代就由Eudora Yu、林语堂等人陆续翻译成英文出版，但均未产生足够影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浩德翻译的徐訏作品选集在2020年一经出版就迅速引发了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在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今天，这一案例值得我们加以借鉴讨论。葛浩德践行了英美翻译界通行的归化翻译，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加以分析讨论，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更多可能性。

[关键词] 徐訏小说 葛浩德 归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25)06-0150-08

近十余年来，相当数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外译出海，涌现出了一批如*Wolf Totem*（《狼图腾》）、*The Three-Body Problem*（《三体》）、*To Live*（《活着》）、*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生死疲劳》）等表现上佳的外译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虽逐渐在海外有了较为稳定且不断增长的读者群体，但其影响力依然相对较小。胡安江曾对这些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译情况加以统计，发现大部分作品在海外影响力仍较小，只有余华、莫言及刘慈欣这类权威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才能得到较多关注。^①同样，日本翻译家饭塚容讨论中国文学翻译时也谈到只有重要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才能在日本获得一定关注。^②朱振武则认为中国文学的外译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宣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东部高校特藏中国现代作家稀见英文史料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4AZW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兰 兴，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610065

① 胡安江：《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22页。

② 饭塚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在日本》，《光明日报》2015年1月12日，第13版。

的影响。^①值得关注的是，在不满足上述任何一条有利条件的前提下，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汉学教授葛浩德（Frederik Green）所选译的徐訏小说集*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鸟语〉与徐訏其它短篇故事：一个中国浪漫主义者的现代故事》，下文简称其为*Bird Talk*）却在海外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这一案例值得我们关注，也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带来了新的启示。^②

一、徐訏作品英译回顾与*Bird Talk*的海外表现

徐訏一生创作丰富，小说就创作了约70部（篇），并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③徐訏早年代表作《鬼恋》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十分畅销且备受好评，并被数次翻拍为电影；其长篇小说《风萧萧》在抗战时期影响巨大，被认为是1943年的“全国畅销书之首”。^④

相比起同时期作家，徐訏作品的英译时间较早。1961年，Eudora Yu将徐訏的《离魂》《过客》与《下乡》三篇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取名为*Woman in the Mist and Two Other Stories set in Hong Kong and in China*（《〈雾中的女人〉与另外两个发生在香港与中国的故事》）一书由香港彩虹出版社出版，后在1971年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再版发行。^⑤1971年，林语堂又将徐訏的《鸟语》与《坏事》两篇短篇小说翻译为英语，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此后的20多年里，徐訏的近十部中短篇作品被陆续翻译为英文与法文并出版。

虽然徐訏作品的英译持续了数十年，但上述作品印数较少，且目力所及之处稀见相关评论，可见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都不高，以致*Bird Talk*的不少书评在回顾徐訏作品英译成果时都未注意到上述作品，而将葛浩德的*Bird Talk*视为徐訏作品英译的开山之作。

与上述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浩德于2020年出版的*Bird Talk*。*Bird Talk*选译了徐訏的五篇短篇小说——《鬼恋》《犹太的彗星》《鸟语》《百灵树》《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一出版就迅速引发了媒体、学者以及普通读者的青睐与好评。

首先，在媒体方面，*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中国文学》），*The Asian Review of Books*（《亚洲书评》），*The Portland Book Review*（《波特兰书评》），*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Rocky Mountain Review*（《落基山评论》），*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中国书评》）等报刊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样，《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骆驼祥子》等作品的译者，知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A Brief History of China*（《中国简史》）作者Jonathan Clements等知名学者也都对该书赞誉有加。

普通读者对此书的评价也较高。在全球最大的网上购物平台Amazon上，*Bird Talk*一共获得了

① 朱振武：《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②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于2024年2月解密的信息，徐訏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奖的提名。由于*Bird Talk*出版于2020年，早于该信息解密时间，因此，我们不应该将徐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作为*Bird Talk*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③ 有关徐訏获的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信息，2024年3月2日，https://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archive/show_people.php?id=16787，2024年12月7日。

④ 关于徐訏的文学成就以及相关评论，详见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1—3页。

⑤ 吴义勤的《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页均忽视了该书初版，仅仅关注到其在1971年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发行的再版，本文对此加以订正。

11个评价。虽然这个评价数看上去并不多，但是根据胡安江的统计结果，截止到2016年，Amazon上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获评数第20位的是苏童的*Raise the Red Lantern*（《妻妾成群》），总共获得了12个评价。^①由此可见，*Bird Talk*所获评价数在中国文学这个细分品类下已经较为可观。更重要的是，Amazon读者为*Bird Talk*打出了4.9的高分，这一得分不仅超过了*The Three-Body Problem*（4.2分）与*To Live*（4.5分）等一系列在海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甚至超过了*Cold Mountain Poems*（《寒山诗》）（4.7分）与*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聊斋志异》）（4.7分）这两部在Amazon上评分最高的中国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全球知名书评网Goodreads上更有读者用希腊文为此书撰写书评，这说明该书的受众已不仅限于英语母语读者。

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在海外引发关注的中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由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比如*Wolf Totem*和*Decoded*（《解密》）都是由著名的企鹅出版集团发行，*The Three-Body Problem*是由知名的麦克米兰出版集团旗下专门发行科幻文学的Tor Book出版。这些出版社不仅历史悠久，口碑效应好，更是在市场宣发上做足了功夫。这其中最知名的例子便是企鹅出版集团在*Decoded*上市前专门来中国为其拍摄宣传片。相比之下，*Bird Talk*的出版商石桥出版社（Stone Bridge Press）知名度就小了很多。自1989年创立以来，石桥出版社出版的大多是日本文学作品，直到近几年才将出版范围扩展到中国与韩国文学。与上述两家知名出版集团相比，石桥出版社无法为*Bird Talk*提供足够的宣传与口碑效应，但即便如此，*Bird Talk*依然获得了较高的认可。根据WorldCat所统计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3月，全球已有129所图书馆购藏了*Bird Talk*一书。虽然相比*The Three-Body Problem*（2334所）与*Wolf Totem*（998所）而言，*Bird Talk*的馆藏数据还有所差距，但对于这样一本由非知名出版社出版且毫无市场宣发的中国现当代小说来说，其表现已足够可观。

相比起20世纪60—70年代徐訏英译作品在海外遇冷，*Bird Talk*的备受关注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这一结果固然与国际形势及中国实力变化有关，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葛浩德出色的翻译工作。*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称其译文“自然流畅且读起来毫不费力，但同时保证了精确与忠实。”^②*Rocky Mountain Review*称葛浩德的译文与注释完整呈现出了徐訏小说的美感与秘哀。^③葛浩文对葛浩德的译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使得英语读者终于可以理解徐訏为什么在中国能如此受欢迎。^④伯克利加州大学汉学教授Andrew F. Jones评价葛浩德的翻译让英语读者首次能感受到徐訏独特且充满想象的语言。^⑤除了专业书评与相关学者外，普通读者也对葛浩德的翻译予以好评。Goodreads上的“Vicky”与Amazon上的“Susan Ross”都盛赞其译文优美。Amazon上“judith shepherd”说葛浩德的美妙翻译能使得自己这样未去过中国且不会说汉语的人了解中国。“Beverly Chen”称葛浩德优雅的翻译使自己能毫无费力地阅读徐訏的作品。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Bird Talk*的成功与葛浩德的翻译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很有必要去挖

① 胡安江：《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第21页。

② Yanhong Zhu, “Review of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by Frederik H. Gree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26, no.4 (2019), pp.282–286.

③ Pu Wang, “Review of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transed. by Frederik H. Green”, *Rocky Mountain Review*, vol 76, no.1 (2022), pp.136–138.

④ Xu Xu,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trans Frederik H. Green, Berkeley: Stone Bridge Press, 2020, back cover. Retrived from <https://search.ebscohost.com/>.

⑤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back cover.

掘其中的可借鉴之处。在*Bird Talk*前言中，葛浩德自述其目标是使译文尽可能贴合原文。^①但在具体语句的处理上，本文发现葛浩德更多时候是让译文更贴近英文的表达习惯。本文将以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对葛浩德的翻译策略加以总结，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参考。

二、归化翻译的提出与相关步骤

在人类翻译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便是译文应该遵循源语言还是目标语。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就对此有所讨论：“当一个译者试图将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连接在一起，并帮助后者尽可能正确完整地理解前者，他可以选择的路径只有两条：要么尽量不劳烦作者，努力让读者接近作者；要么尽量不劳烦读者，努力让作者接近读者。”^②Schleiermacher认为这两种途径各有利弊，译者需要根据不同文本背景加以选择，但尽量不要将两种途径加以混合，因为这会使得“作者与读者之间难以沟通”。^③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的隐形》）中提出了“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归化翻译）这一概念，意指翻译者使译文尽量贴近目标语，通过透明流畅的风格来尽力消除目标语读者对外国文本的陌生感。^④Lawrence Venuti指出从Alexander Pope在18世纪初翻译《荷马史诗》后，归化翻译便在英语文化中长期流行，且在市场上有更为上佳的表现。^⑤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也是更多地采取了归化翻译，并认为这样的翻译方式更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期待。^⑥由此可见，遵循目标语的归化翻译在现阶段下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更为适合。

在Lawrence Venuti的基础上，英国翻译家Mark Shuttleworth将归化翻译的过程归纳为以下五个步骤：“精心选择便于以这种方式（归化翻译）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用流畅自然的目标语风格；调整目标文本以使其符合目标语话语类型；添加解释性材料；删除源语言专有概念并以目标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目标文本变得总体和谐。”^⑦考虑到Mark Shuttleworth所归纳的这五个步骤是针对所有语种的概述，为了更细致地展开讨论，本文结合具体情况将这五个步骤加以提炼调整如下：精心选择便于以英语进行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用流畅自然的英语，调整汉语原文以使其符合英语话语类型，添加解释性材料，删除汉语专有概念并以英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译本变得总体和谐。考虑到第二个和第三个步骤往往高度重合，本文在后面的讨论中将其加以归并。

三、葛浩德对徐訏的归化翻译

（一）精心选择便于以英语进行翻译的文本

从总体上看，徐訏的作品较为适合英文翻译。一方面，徐訏早年留学欧洲，20世纪50年代后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得其作品中欧美文化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徐訏的作品往

①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p.18.

②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i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42.

③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p.42.

④ Mark Shuttleworth and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44.

⑤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ies: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53.

⑥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中国翻译》2014年第3期。

⑦ Mark Shuttleworth and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44.

往在现代都市中展开，且少有对历史民族等中国特有文化的深入讨论。但由于葛浩德从其攻读博士期间便长期研究徐訏，我们在这里不能简单地将其对徐訏作品的翻译视为对文本的精心挑选，否则容易犯倒果为因的错误。通过考察葛浩德在翻译《鬼恋》时对该小说两个版本的选择，本文发现这一选择背后体现了葛浩德将是否便于以英语进行翻译作为选择的标准。

《鬼恋》最初连载于1937年的《宇宙风》期刊，后来徐訏又在1944年发表了修订版。修订版在篇幅上稍增，但在具体情节上只有两个区别。第一个区别见于全文开头。初版开头仅用了约六十字交代背景，然后主人公“我”便直接与神秘女子相遇，故事正式展开。^①修订版将这段背景介绍增加到近四千字，加入了“我”与朋友会面的情节，还插入了一首十余行的献辞诗。第二个不同则是文中出现的香烟品牌。作为“我”与神秘女子相识的关键物品，初版中的香烟品牌为美国产的Pin Head，修订版中则将其改为埃及产的ERA。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两个版本并没有绝对优劣之分。而葛浩德选用了1937年的初版，因为此版本对于英语读者而言显然更为适合。

首先，英语读者往往倾向于直接进入故事。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深翻译家，葛浩文曾在访谈中谈到英语读者和中国读者在阅读习惯上的不同：“英语读者习惯先看小说的第一页，来决定这个小说是否值得买回家读下去；中国作家偏偏不重视小说的第一句话，而中国的读者对此也十分宽容，很有耐心地读下去。国外的编辑认为小说需要好的开篇来吸引读者的注意。”^②《鬼恋》的两个版本刚好在开头上有很大的出入，初版仅用了60余字便进入故事，而修订版多达400字左右，其新添加的献辞与背景情节客观上减慢了叙事的节奏。相较而言，初版这一方式显然更符合葛浩文所描述的英语读者的阅读喜好。其次，英语读者自然对初版中的美国品牌更为熟悉与亲切，也能更好地进入故事情节。因此，葛浩德对《鬼恋》版本的择取就足以说明其充分考虑了目标受众的喜好。

(二) 采用流畅自然的英语，并调整汉语原文使其符合英语表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訏作品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其浪漫清丽的文字风格。吴义勤曾说“徐訏的小说文体呈现出鲜明清丽的优美风格。”^③王集丛也称其“笔清如水，诗意洋溢。”^④在翻译过程中，葛浩德在尽可能保留徐訏浪漫清丽风格的同时也对原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使其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本文也选取了两个例句来加以具体讨论。

“她的脸艳冷得像冰山中心掘出的白玉，声音我可想不出一句什么话用什么来形容了，如果用静极的深谷中山岩上的冰坠子溶化时候，一滴一滴滴到最平静池面的那种声音来形容，则虽够清越，可绝不够敏利的。”^⑤

“Her face was of a chilling beauty, like that of a white jade that had been extracted from deep inside a mountain of ice. As for her voice, I can hardly find words to describe it. Were I to compare it to the sound of melting icicles hanging from a cliff in a tranquil valley and dripping drop by drop onto the surface of a perfectly still pond, then this might capture its clearness, but not its sharpness.”^⑥

① 徐訏：《鬼恋》，《宇宙风》1937年第1期。

② 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外国语》2014年第3期。

③ 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传》，第63页。

④ 王集丛：《纪念徐訏》，《幼狮文艺》第53卷第2期。

⑤ 徐訏：《鬼恋》，《宇宙风》1937年第1期。

⑥ Xu Xu,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p.20.

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我们可以看到葛浩德忠实翻译了徐訏的原文，将“艳冷”（chilling beauty）与“静极”（tranquil）等词汇都做了贴切的还原；同时也对原文的句子结构以及成分关系做了相应调整，使其更为流畅自然且充分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首先，这段近百字的原文选段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考虑到这篇小说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现代汉语写作还处于摸索状态，这样的写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被理解的。而对翻译者而言，这个单句显得过于冗长，如果原样照搬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原文清丽灵动的美感。鉴此，葛浩德将这个长句拆分为三个独立的短句，这样的处理方式保证了译文的流畅自然。此外，译文也对原文中某些字词的功能性质加以调整，使其更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比如葛浩德将“她的脸艳冷得像冰山中心掘出的白玉”翻译为“Her face was of a chilling beauty, like that of a white jade that had been extracted from deep inside a mountain of ice”，译文将原文中作为形容词的“艳冷”转变为名词（chilling beauty）。这样的处理能使“艳冷”其与“像冰山中心掘出的白玉”这一比喻连接得更为自然。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我回头看她，她莲花瓣一般的脸颊，映照着斜阳，更显得无比的艳美，淡淡愉快的微笑永远有神奇的洁净。”^①

“I looked at her. The evening sun shone on her beautiful cheeks, making them look like petals of a lotus flower. The pureness of her face was heightened by the faint smile she wore.”^②

与前一个例子一样，葛浩德将这个长句调整为三个短句，使得译文更为流畅自然。此外，葛浩德按照英语语用习惯对原文有所调整。首先，原文中“她莲花瓣一般的脸颊，映照着斜阳”中“映照”的使用不符合今天的汉语标准。《现代汉语词典》中将“映照”释为“照射”，而原文中的“脸颊”自然是不可能“映照”着“斜阳”。^③译文如果在此照搬原文，英语读者会对此颇为费解。从实际情况看，译文在这里通过调换“脸颊”与“斜阳”的顺序解决了这一问题。其次，在翻译“莲花瓣一般的脸颊”时，葛浩德也对原文有所调整。英文中表达“与某物一般的”的通常方式是在此物后加上“like”，如“lionlike”（狮子一般的）、“moonlike”（月亮一般的）等。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来翻译“莲花瓣一般的”，译文会显得冗长且怪异，葛浩德的处理方式是将“莲花瓣一般的”这一定语改为以状语的组成部分呈现，这样使得译文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从上述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葛浩德在呈现徐訏作品浪漫清丽风格的同时，也根据英语语用习惯对原文加以调整，以此保证译文的流畅自然与可读性。

（三）添加解释性材料

正如“纸托邦”（Paper Republic）创始人Eric Abrahamsen所说，海外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学都一无所知。在翻译过程中，葛浩德也意识到需要加入一些注释来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文中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符号，因此在每个故事开始前加入了一个简要前言。在《鬼恋》的前言中，葛浩德结合上海地图将小说中出现的斜土路，南京路，徐家汇以及当时的法租界做了一一介绍与考证。葛浩德发现斜土路往南的龙华是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共产党人被关押的监狱所在地，以此推测《鬼恋》中的神秘女子是参与了革命运动的进步青年。在《鸟语》前言中，葛浩德解释了女主人公法号“觉宁”意为“平和的觉醒”，这使得英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女主人公最后的命运。在

^① 徐訏：《鸟语》，《徐訏文集》第6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03页。

^② Xu Xu,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p.70.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75页。

《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前言中，葛浩德介绍了香港当时的移民政策，并认为“高升”是一个双关语，在作为地名的同时也象征着女主人公蒸蒸日上的运势。在《百灵树》前言中，葛浩德介绍了故事中小火车的历史背景，以及“北平”这一地名的来由。在《犹太的彗星》前言中，葛浩德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犹太人的支持与同情。这些注释无疑能使英语读者更充分地理解作品，Amazon上的读者“Ejay”就在评论中称其对阅读有所助益。

在对作品进行注释以外，葛浩德还尝试将徐訏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中加以解读，以降低英美读者对徐訏的陌生感。对徐訏的生平加以回顾后，葛浩德认为其在早年留学欧洲与后来旅居香港的经历使其作品中充满了“跨国浪漫主义”（transnational romanticism）。在此基础上，葛浩德将徐訏与著名作家，1946年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类比，并又借助知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迈克尔·罗伊的理论来对徐訏的作品加以解读。赫尔曼·黑塞生于德国，但后半生一直隐居在瑞士；迈克尔·罗伊出生在巴西，但从26岁后便长期生活在法国。在葛浩德看来，这三人的生平十分相似，其作品与思想都传达出对故土深深的依恋，可以相互比照。对于英语读者而言，他们对赫尔曼·黑塞与迈克尔·罗伊显然更为熟悉，从而也能降低他们对徐訏的陌生感。

（四）删减汉语文化负载词并以英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译本变得总体和谐

对英语读者而言，汉语作品中许多承载中国文化的概念往往较难理解。在今天的研究中，这样的专有概念往往被称为文化负载词，这一称呼很形象地说明了其对于英语读者有时是一种阅读负担。不少中国文学的译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翻译中对这些文化负载词有所删减，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与《狼图腾》时就对原文中许多文化负载词加以删改。^①相较于《生死疲劳》与《狼图腾》，徐訏的生活背景以及创作题材使得其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相对较少，但葛浩德在翻译时依然对这些信息较为关注并加以删改，这一努力在其对《鸟语》中两首谶诗的翻译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有因本无因，无因皆有因。

世上衣锦客，莫进紫云洞。”^②

“There is a cause for everything if long enough thou ponder

A worldly man in brocade robes can never with immortals wander.”^③

从字面意义上看，葛浩德的译文与原文出入较大。首先，译文对原文中“有因”与“无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有所删改。原文中“有因”与“无因”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佛教，尤其是汉地佛教。而欧美读者普遍对汉地佛教较为陌生，对其中的关系自然难以理解。因此，葛浩德在译文中对其加以删改，将“有因”与“无因”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了“*There is a cause for everything*”（万事皆有因）。由于对原文有所删节，葛浩德又添加了“*if long enough thou ponder*”（若君久思寻）来填补因删节而造成的文字缺失，并重构了原文中的对仗关系。值得讨论的是，葛浩德在自己所添加的文字中并未使用现代英语中常见的“you”，而是采用中古英语中的“thou”。这一安排很好地还原了谶诗厚重的年代感。其次，原文中的“紫云洞”与道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常常作为道教场所的代称。欧阳修《赠许道人》中“紫云仙洞锁云深，洞中有人人不识”与范成大《玉华楼夜醮》中“玉华仙宫居上头，紫云洞千柱浮”便是很好的例证。中国读者自然能充

① 《文化“走出去”语境中的翻译研究》，第63—64页。

② 徐訏：《鸟语》，《徐訏文集》第6卷，第403页。

③ Xu Xu,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p.70.

分理解其中文化内涵，但绝大多数英语读者很难有同样的体会。因此，译文将“紫云洞”翻译为了“immortals wander”（仙游），降低了英语读者的阅读困难。

在另一首谶诗中，葛浩德也对其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删节：

“悟道本是一朝事，得缘不愁万里遥。

玉女无言心已净，宿慧光照六根空。”^①

“Fear not that enlightenment will never come near

For with the right karma you might find it at dawn

The heart of the jade goddess is pure and clear,

Her senses are empty and her wisdom will spawn.”^②

文中的“宿慧”和“六根”都是佛教概念，前者指“从前世而来的智慧”^③，后者意为“眼耳鼻舌身意之六官也，根为能生之义。”^④对大部分英美读者而言，这两个概念客观上较难被充分理解。此外，如果要追求完全忠实原文，葛浩德还应该将这两个概念翻译成梵语，但这会使得中国文化与古印度文化元素相互杂糅，严重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因此，译文将“宿慧”与“六根”分别调整为“wisdom”（智慧）与“senses”（感觉），并且隐去了原文中“宿慧光照”与“六根空”之间隐含的因果关系，这一调整也能减轻英语读者的阅读负担。

其次，葛浩德在翻译人名与地名时，基本都用普通话或者粤语拼音罗马化的方式进行音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名与地名中的某些文化负载因素。唯一的例外是《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这篇小说的发生地在香港，而香港的不少地名都源自英语。葛浩德在处理来源于英语的地名时并未按照粤语的发音将其音译为英语，而是将其还原为本来的英语，比如将“弥敦道”还原为“Nathan Road”。这样的音译不仅更为忠实地再现原文，同时提升了其可读性。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我们能看出，葛浩德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减省了源语言的文化负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意加入了一些信息，保持了目标语和源语言在形式上的一致。

结 论

本文参照 Mark Shuttleworth 所总结的归化翻译步骤对葛浩德 *Bird Talk* 一书中的翻译策略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葛浩德的译文不仅流畅自然，整体上忠实还原了徐訰的原文，同时也按照英语的语用习惯与英语读者的阅读喜好对原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样的翻译策略是 *Bird Talk* 在海外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葛浩德的翻译策略能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新的路径。另一方面，*Bird Talk* 的大受欢迎也说明了英语读者不仅仅喜爱《生死疲劳》《风声》《三体》这样以情节取胜的长篇小说，而且对于语言清丽优美的中短篇小说也同样感兴趣。这也启示我们应该拓展译介范围，将更多元类型的文学作品推广给海外读者。

[责任编辑 韩 冷]

① 徐訰：《鸟语》，《徐訰文集》第6卷，第404页。

② Xu Xu, *Bird Talk and Other Stories by Xu Xu: Modern Tales of a Chinese Romantic*, p.70.

③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3页。

④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648页。